

月亮高高在上，
發出森森冷冷的光芒
，它是返鄉遊子的指
標，也是霾鬱世界的
唯一目覩者。

源探界世鬱霾

記問訪鬱蒼林者作寫輕年—

生天高

而林蒼鬱則是霾
鬱世界的創造者。
「我認為每一個
人，都擁有一個屬於
自己的江湖。也就是
他背後的那個空間，
它是寬廣雄渾的，也
是細緻幽微的，人在

其中俯仰、涵泳，或者掙扎。」林蒼鬱有著瘦削的臉龐，說起話來溫文儒雅。當說起「江湖」時，他的雙眼泛著異彩。這並不是我跟他的第一次見面。我們初次相逢，是數年前在中部的一次詩歌朗誦會上。當時他以是「詩人」的身份出現，會上也和朋友朗誦他的詩作。或許是生活在不同環境的緣故罷，相識之後，並不會深交。這還可以找到一個理由，就是這些日子裏，林蒼鬱的生活主調是漂泊；而這也正是他所以被熟稔的好友名爲「結髮苦修的浪人」的原因。然而，現在這個浪人已逐漸安身，並且換了一種面目——小說創作者，出了一本小說集——月光遍照，頗引起一些人的側目；這就是我受託作訪問的因緣。

道明來意後，林蒼鬱顯得緊張，甚至想要拒絕。當然，這可不合我們的意願。經過一點小波折後，我們終於有了個開始，但有點勉強。

就是因爲勉強，所以談話一直在兜圈子，進不了核心。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。我很急，他也急。忙亂中總算跑出了點頭緒，我突然記起他在書的後記中，曾提到一個頗爲特殊的生活經驗：與佛寺的頻繁接觸。

「開始接觸佛寺也是機緣。高中時候，對出家人的精神，就有一種崇敬的孺慕，一直想去知道他們，接近他們，看他們那樣方式的生活，究竟是怎樣的喜樂。我覺得我那樣生活在學校裏，與同學一個個桌子間隔著，自己在角落學著獨坐，也有著光榮呀！可是完全的以一種形式來隔離，是不是更純粹？六十四年九月我到花蓮太魯閣禪光寺住了一段時間，我看到一個閉關的師父，他鎖在一間房子裏三年，不與外界接觸。這給了我很深的印象。……我對佛寺或許不是真的特別興趣，是嚮往著它的寂靜孤絕，而在其中正是努力要斷有情，又要能歷蒼生苦。」

在「月光遍照」一書的後記裏，他曾描寫過跟佛交通的情景。那段話茲加以引錄：

「……佛成爲我的知己良師和慈父，佛學的深度使我欣喜。我感覺佛是一個大詩人，他既熟知你幽微處的哀怨却又能不露聲色。」（月書三六二頁）

如是，我隱約感覺到他的心中有著「出家」與「入世」的掙扎。如是，我發問。

「我覺得一個有根器的人，他會嚮往「出家」——離開外在的紛擾，到達一種大寂靜的境界，使你

可以明亮地看澈人世上所有浮游掙扎的一切。我喜歡到佛寺，這大概和我本身的個性有關，對於城市永遠充滿着抗拒和叛逆，那樣使我不安。我覺得到鄉下、山間或海邊，整個人就可以得到完全的舒展。還有我在作品中探討的那些纏綿的人世之情，活存的時空面對那些掙困無奈，人活著都那麼不快樂嗎？但當你能夠靜寂沉落時，所有的一切將是歌聲和歡笑。只是，我談到的這些所謂「出家」，並非指着剃度為僧，適切講僅是指那種寂靜的獲取，是我嚮往的。在城市裏，在公車或人羣裏，我也希望有屬於自己的寂靜，一塊不被紛擾的淨土。」

接着說了一大堆不相干的閒話，然後話題觸及到林蒼鬱對「土地」的態度。

「我希望在想及『土地』時，不被慣常的『鄉土』所混淆，事實上我更喜歡說成『地土』，有一種寬廣雄渾且永不受界定的意涵。轉過來，從我較為個人主觀的情況說，我是活在自己的『江湖』裏，在其中靜走奔游及哀傷。」

「我作品的存在空間裏展佈著這一片明確的地土

，每一株草木從其中繁衍及凋零，每一人物自其中生長及衰亡。」

「如果這個空間不能合理來承載其中存在的事物，或者說，草木與人物不能自其中求取他們的依藉，那就是所謂的「鄉愁」吧！你如何是拋不開那些踏過的泥土吧，如果它真在你心中扮演過角色。我對這些充滿興趣，所以要探索它的道理。」

「我離開保安村就像有一天或許會回去一樣，都是很自然的，相互因果，我想，抗拒是徒然的。」

基本上，林蒼鬱的心態是類同於「月光遍照」一文中的主人翁梁燕。他們都是為故土煩惱的人，林蒼鬱為保安村，梁燕則為寒月村。當無奈地被迫離村時，梁燕說：

「……我不希望在時間與猶豫中受牽掛，誰能終生為這些情意衰老感嘆呢？……」（月書二八二頁）

說到這些東西，林蒼鬱的眼睛變得明亮；只是外面的天色却已暗了。告辭時，我決定再來一次，因為這次做得實在不完滿。

二

再一次時，林蒼鬱已搬了家。我拿着抄來的地址，費了好大功夫，才在曲折的巷道中找到他。林蒼鬱說我是第一個拜訪他新居的客人。

坐定之後，我隨即拿出事先擬定的一份試卷來，這是我鑑於前次的失敗，所研擬出來的對策。

問：你大約是什麼時候開始寫作？

答：大約是五十九年，高一。

問：正式向外發表作品是什麼時候？

答：應該是去年十二月在小說新潮發表的「蛇與青蛙」。

問：未發表之前都寫些什麼？

答：主要是小說和詩。我完成不少詩作，和友人辦過一個「森林詩社」（也許詩刊），後來又創立「潑墨」季刊。我的詩大部分都在這些刊物上發表。詩，到現在我仍認為它是我的根本。在同時我也寫了不少小說。早先是用「林秋」角色寫了一系列，不過都沒有發表。小說集中收了一篇「跛族的愛神」作紀念。

問：這一系列作品企圖表達些什麼？

答：我後記中談着：想「發現每個殘缺的自己，從他身上走出」……應該是說，整理我自己內在的某些情結，這種思辯、反省、表達，都是爲了探求一條真正寬廣切實的道路……。

問：有人形容出書就跟生孩子一樣，你現在出了第一本書，等於生了第一個孩子，感覺如何？

答：嗯，了却我生命歷程中的一個責任……。它至少是我年少歲月一個最準確的記錄，我在那幾年所思所想，所反省所整理的大約都表達在這裏面。

問：你在後記中標示要跟曾經的年少告別，是什麼意思？

答：因爲那篇「後記」就是我年少的簡傳。我覺得我應該繼續成長，那些東西是可以告別的。而充滿着掙扎與憂苦的年少，是不是也能藉結集出書這形式同時告別呢？這也是要期待一個新的開始。

問：你小說的語言風格，和一般人大有不同，其中是否有特別境遇？

答：每個人有各自不同的內在韻律，那是這幾年

來我所經營把握得到的。……我想那正是我最親切的語言，是最適合我的表達方式。

問：這是否跟你早期寫詩有關係？換句話說，是不是寫詩影響你，使你在寫小說時和別人有異。

答：也許有影響吧，但我更同意氣質決定風格。事實上，我在詩的表達上和小說的表達上是兩種迥然相異的世界，我所選擇的有我的道理：試求一種更凝鍊、更深刻的表達方式。我們不能完全信任慣常的、單純的、簡捷的小說語言。人的內在由許多抑揚纏綿的、相互交錯的感情所造成，而我嘗試把握這些，以求創造更大空間，和更深刻的內涵。

問：在你的小說風格中，很明顯可以看出偏向鬱暗；你是自覺地去塑造它呢？還是不自覺地就流露出來？

答：你說鬱暗的風格？……

問：我發現你小說的情節大部分發生在晚上，而且都有一輪冷冷的月在觀照——

答：不知道這是不是和我年少的際遇有關？大概是在那種黑暗，陰冷裏面，使我能更虔敬的體會到這個世界吧？或許，這正是一種偷懶的表達方式，好

像在繪畫裏，明亮喜悅的色彩常是比較難以表達的，而濃暗的色調則是比較容易把握。這也是一種歷程，我沒有特別要這樣。我覺得我寫黑暗，它的背後有一個光明，這是我確認的，就如月光之後，會有一個太陽升上來。整個說，結構的完成，以及語言風格的建立，是取決於全生命的嗅覺與全生命的敏感。

問：那你為什麼只寫月光而不寫太陽呢？

答：（笑了笑，）是還沒有那麼明確把握到吧。

問：據我所知你早期寫詩、繪畫，也搞攝影，但現在出了小說集，似乎比較專注於小說，這種選擇有沒有什麼特殊理由？

答：我對繪畫熱情中途放棄了學習感到很遺憾，但是我的生活不安定，只有稿紙和筆是最貼切、最方便的表達工具。我現在不太敢習畫也是覺得不可貪求太多……。攝影，太窮了沒辦法……（又大笑。）

問：對當代作家不注意？有沒有印象比較深刻的？

答：我對七等生、鍾肇政、陳映真等具有忠誠胸懷而又盡責的創作者，是深懷敬意的，也向他們學習。

問：現在社會上有些人主張：文學應該正確地反應社會的矛盾，你對這樣的看法意見如何？

答：噢！我覺得有許多是太急躁了，他們應該去學政治，或者去作社會運動；文學如果被這樣專執著，就要趨向功利了。

問：你對於自己的寫作抱着什麼樣的態度？

答：……我希望我的悲憫、我對人世的關懷，能夠因為寫作這樣的方式成就一種事實。

問：你的作品大部分發表在小說新潮上，談談你和這個刊物的關係？

答：小說新潮風格的純粹使我喜愛，而且對作品的包容來得寬濶。我寫那些作品時已認定沒有地方發表，因為篇幅長，一方面涉及題材種種，我把稿子寄給小說新潮，被刊登了，並且要我繼續寄給他們。我感激他們提供這個園地，否則這些作品應當還擺在抽屜裏。

三

「你是否反省到你這樣一種寫作方式，別人是否能夠接受的問題？」

「這是……我希望自己的東西被接受，但並不急於它受歡迎……我對自己的作品下了心力……也期望深遠，這是從一個比較嚴肅，完整的觀點來看。」

林蒼鬱是一個為理想而盡忠的人，在他給我的信中還有這樣一段話，很能夠顯現他的精神，他說：

「寫作在時間上所佔的比例，遠比其他瑣碎要少得多，但作為一個創作者，更進一層說，要作為一個創造者，我是嚴肅而忠誠的。面對寫作，人人態度各有不同，我曾在孤獨裏致力創作，每一句聲音有如我的脈搏。那是我要達到圓滿無憾的途徑之一，也是對人世的忠誠方式。當它仍是我的最高形式時，我必仍堅持，是否被當世棄絕，也正是人類智慧的一次測驗機會。我有我的真理，那要等我一生來實驗，來盡心力。」